LIBRARY
JAN 14 1971
UNIVERSITY OF TORONTO

DS
735
A2W8
19--
V.10

University of Toronto
Library
e 395/62
ASIAN COLLECTION

大木堂綱鑑易知錄卷二十

通鑑綱目定本　山陰吳乘權楚材同輯

周之炯靜專

周之燦星若

東漢紀

光武皇帝

【綱】丙戌二年。春正月朔日食。【綱】悉封諸功臣爲列侯。

【目】梁漢縣。故城在河南汝州。侯鄧禹、廣平今直隸廣平府廣平縣。侯吳漢。皆食四縣。陰鄉地名在河南南陽府新野縣。侯陰識。貴人之兄也。

陰識辭增封

馮勤典諸侯封事

立宗廟郊社

鄧禹入長安

以軍功當增封。識曰。臣託屬掖庭。仍重也加爵邑。此為親戚受賞。國人計功也。帝從之。吏郎中魏郡今河南彰德府馮勤典諸侯封事。勤差蔡較也。量功次輕重。國土遠近地勢豐薄。不相踰越。莫不厭煙入聲服焉。帝以為能。尚書衆事。皆令總錄之。故事。尚書郎以令史久次補。帝始用孝廉為之。

【綱】立宗廟郊社于洛陽。

【目】起郊廟于洛陽。四時合祀高祖太宗世宗。建社稷于宗廟之右。立郊兆于城南。

【綱】赤眉大掠長安。西入安定今陝西平凉府。北地今陝西慶陽府。

【綱】鄧禹入長安。

【目】禹入長安。謁高廟。收

以宋弘爲大司空

神主送洛陽。行園陵。置吏士奉守。綱大司空梁罷。以宋弘爲大司空。目王梁屢違詔命。帝怒欲誅之。旣而赦之。以爲中郎將。以宋弘爲大司空。弘薦桓譚爲議郎給事中。帝令譚鼓琴。愛其繁聲。弘聞之不悅。伺譚出。朝服坐府上。遣吏召之。譚至。不與席而讓責也之。譚頓首辭謝。良久。乃遣之。後大會羣臣。帝使譚鼓琴。譚見弘。失其常度。帝怪而問之。弘乃離席免冠謝曰。臣所以薦譚者。望能以忠直導主。而令朝廷耽悅鄭聲。臣之罪也。帝改容謝之。湖陽見上卷十二公主新寡。主帝姊鄧

宋弘有關雎之風

晨妻晨初喪。故云新寡。帝與共論朝臣。微觀其意。主曰。宋公威容德器。羣臣莫及。後弘被引見。帝令主坐屏風後。因謂弘曰。諺言貴易交。富易妻。人情乎。弘曰。臣聞貧賤之交不可忘。糟糠之妻不下堂。帝顧謂主曰。事不諧矣。范曄曰。宋弘止繁聲。戒淫色。與有關雎之風乎。

綱 漁陽太守彭寵反。

目 帝之討王郎也。彭寵發突騎。轉糧食。前後不絕。自負其功。意望甚高。帝接之不能滿。寵甚怏怏。至是徵寵。寵遂發兵反。幽州牧朱浮見上卷一十五。與寵書曰。遼東有豕生子白頭。將獻之。道過羣豕皆白。以子之功。論於朝

廷遼東豕也奈何以漁陽而結怨天子此猶捧土以塞孟津也寵怒攻朱浮於薊

綱 夏四月遣將軍蓋（蛤）延等擊劉永圍睢（雖）陽（見上卷二十六）

綱 封兄縯子章爲太原王興爲魯王淮陽王子三人爲列侯

六月立貴人郭氏爲皇后子彊爲皇太子

綱 秋賈復擊郾（郾故城在河南開封府郾城縣）新息（今河南汝寧府息縣）皆平之

目 賈復部將殺人於潁川（今開封府許州）太守寇恂戮之復以爲恥欲殺恂恂知之不欲與相見姊子谷崇曰崇將也得帶劍侍側有變足以相當恂曰不然昔藺相如不畏秦王

寇恂屈賈復

而屬於廉頗蓄爲國也（見六卷二十七）乃敕屬縣盛供具儲酒醪。（音牢）執金吾（時賈復爲執金吾官）軍入界。一人皆兼二人之饌。恂出迎於道。稱疾而還。復勒兵欲追之。而吏士皆醉。遂過去。恂遣谷崇以狀聞。帝乃徵恂。恂至引見。時復先在坐。欲起避之。帝曰。天下未定。兩虎安得私鬭。今日朕分之。於是並坐極歡。遂共車同出。結友而去。

【綱】八月。遣將軍鄧隆討彭寵。不克。

【綱】蓋延克睢陽。劉永走湖陵。（故城在山東兗州府魚臺縣）

【綱】青徐羣盜張步等降。

【目】帝使伏隆持節使青徐二州。（今山東青州府江南徐州）羣盜聞劉

眾破敗。皆惶怖請降。張步遣其掾隨隆詣闕。【綱】將軍鄧奉反。【目】吳漢徇南陽（今河南南陽府）。多侵暴。將軍鄧奉謁歸新野（今南陽府新野縣）。怨漢掠其鄉里。遂反。擊破漢軍與諸賊合從。宗

【綱】九月。赤眉發掘諸陵。復入長安。鄧禹戰不利。走雲陽（故城在西安府涇陽縣）。延岑屯杜陵（今西安府咸陽縣）。

【綱】冬。遣將軍岑彭王常等討鄧奉。【目】帝於大會中指常謂羣臣曰。此家率下江諸軍輔翼漢室（見上卷十三）。心如金石。真忠臣也。即日拜漢忠將軍。使與岑彭率七將軍討鄧奉。

【綱】遣將軍馮異入關。徵鄧禹還京師。

光武敕馮異

目　鄧禹自馮愔叛後，建武元年，鄧禹以馮愔宗歆守栒邑，爭權相攻，愔遂殺歆，因反擊禹。威名稍損，又乏糧食，戰數不利，歸附者日益離散。帝乃遣偏將軍馮異代禹，送至河南，敕異曰：三輔遭王莽、更始之亂，重以赤眉、延岑之酷，元元塗炭，無所依訴。將軍今奉辭討諸不軌，營堡降者，遣其渠帥詣京師；散其小民，令就農桑；壞其營壁，無使復聚。征伐非必略地屠城，要在平定安集之耳。諸將非不健鬭，然好虜掠。卿本能御吏士，念自脩飭，無為郡縣所苦。異頓首受命，引而西，所至布威信，羣盜多降。又

光武詔徵鄧禹

詔徵鄧禹還曰。愼毋與窮寇爭鋒。赤眉無穀。自當來降。吾以飽待飢。以逸待勞。折箠笞之。非諸將憂也。無得復妄進兵

綱 遣光祿大夫伏隆拜張步爲東萊今山東萊州府太守。

綱 丁亥。三年。春正月。以馮異爲征西大將軍。綱 鄧禹馮異與赤眉戰。敗績。目 鄧禹慙於受任無功。數以飢卒徼邀赤眉戰。輒不利。乃率車騎將軍鄧弘等自河北度至湖。今河南河南府閿鄉縣。閿音焚。要平聲。約也。馮異共攻赤眉。異曰。赤眉衆尚多。可以恩信傾誘。難卒猝用兵破

也。上令使諸將屯澠免池。今河南河南府河池縣。要遮也其東。而異擊其西。一舉取之。此萬成計也。禹弘不從。弘遂大戰移日。軍潰。會異與禹合兵救之。赤眉小卻。異以士卒飢倦。可且休。禹不聽。復戰。大爲所敗。禹以二十四騎脫歸宜陽。今河南府宜陽縣。異棄軍走。與麾下數人歸營。復收散卒。堅壁自守。

延平陳氏曰。鄧禹以栒邑付之惜哉。其失在不知人而無已。今慚受任無功。不量可否。用飢卒取敗。可謂不知命矣。若馮異不守所見。曲從二鄧。終不自脫。雖終能成功。不爲無罪也。

【綱】立四親廟于洛陽。【目】祀父南頓君以上至舂陵節

馮異大破赤眉於殽底

光武勞馮異

侯。見上卷【綱】馮異大破赤眉於崤底，賊衆東走，帝勑軍宜陽降之，得傳國璽綬。【目】馮異與赤眉約期會戰，使壯士變服與赤眉同，伏於道側。旦日，赤眉使萬人攻異前部，異少出兵以救之。賊見勢弱，遂悉衆攻異。異乃縱兵大戰，日昃，賊氣衰，伏兵卒猝起，衣服相亂，赤眉不復識別，衆遂驚潰。追擊，大破之於崤底。崤，山名，在河南府永寧縣東西二崤相去三十五里。底，下也。降男女八萬人。帝降璽書勞去聲異曰：始雖垂翅癡去聲回谿在永寧縣，終能奮翼澠池在澠池縣，可謂失之東隅日出處，收之桑榆日入處。赤眉餘衆。

錚錚佼佼

東向宜陽。帝親勒六軍。嚴陳以待之。赤眉忽遇大軍驚震。乃遣劉恭乞降。曰。盆子將百萬衆降。陛下何以待之。帝曰。待汝以不死耳。丙午。盆子及丞相徐宣以下肉袒降。上所得傳國璽綬。赤眉衆尚十餘萬人。帝令縣廚皆賜食。明旦。大陳兵馬。令盆子君臣列而觀之。帝謂樊崇等曰。得無悔降乎。徐宣等叩頭曰。今日得降。猶去虎口歸慈母。誠懽誠喜。無所恨也。帝曰。卿所謂鐵中錚錚。（錚撐。金聲。）傭（儕等也。）中佼佼（佼攪。好也。）者也。賜樊崇等洛陽田宅。帝憐盆子。以爲趙王（名良。漢同姓。）郎中。

【綱】二月。劉永立董憲爲海西王。張步爲齊王。步執伏隆殺之。

【目】劉永聞伏隆至劇。（帝遣伏隆拜張步爲東萊太守。劇，漢縣，故城在山東青州府壽光縣。時張步都此。）亦遣使立張步爲齊王。步貪王爵，猶豫未決。隆曉譬曰：高祖與天下約，非劉氏不王。今可得十萬戶侯耳。步欲留隆與共守二州。（青徐也。）隆不聽，求得反命。步遂執隆而受永封。隆遣閒（諫）使上書曰：臣隆奉使無狀，受執凶逆，雖在困阨，受命不顧。願以時進兵，無以臣隆爲念。帝得隆奏，召其父湛，流涕示之曰：恨不且許而遽求還也。其後步遂殺之。

延平陳氏曰伏隆之求還足以底命矣死而無憾安用且許之乎光武之言所以慰其父耳

綱　三月以伏湛為大司徒

綱　涿郡今直隸順天府涿州太守張豐反彭寵自稱燕王

目　豐反與彭寵連兵朱浮以帝不自征彭寵上疏求救詔報曰度此反虜勢無久全其中必有內相斬者今軍資未充故須後麥耳浮城中糧盡人相食會耿況遣騎來救浮乃得脫身走薊今順天府大興縣城遂降於彭寵寵自稱燕王

綱　帝自將征鄧奉夏四月奉降斬之

綱　馮異擊延岑破之岑走南陽關中平

綱　六月大將軍耿弇擊延岑走之其將鄧

蘇竟不伐

與韓信請益兵事同

來歙使隗囂

仲況以陰降【目】仲況據陰縣（今湖廣襄陽府光化縣是）而劉歆孫龔爲其謀主。前侍中扶風（今陝西鳳翔府）蘇竟以書說之。仲況與龔降。竟終不伐其功。隱身樂道。壽終於家【綱】睢陽人斬劉永以降。諸將立其子紆。復稱梁王。○耿弇從容言於帝。自請北收上谷兵。定彭寵於漁陽。取張豐於涿郡。還收富平（今山東濟南樂陵縣）獲索（賊名）。東攻張步。以平齊地。帝壯其意。許之（吳養心曰。此事與韓信請益兵事同。○韓信見九卷十五）

【綱】冬。十一月。遣太中大夫來歙（吸）使隗囂【目】帝謂太中大夫來歙曰。今西州（見上卷三十一）未附。子陽（公孫述字）稱帝

道里阻遠諸將方務關東。攻張步 愚西州方略未知所在。奈何。歙曰。臣嘗與隗囂相遇長安。其人始起以漢爲名見上卷十七。臣願得奉威命開以丹青之信囂必束手自歸則述自亡之勢不足圖也。帝然之。始令歙使於囂囂奉奏詣闕帝報以殊禮言稱字。用敵國之儀所以慰藉之甚厚。

綱 戊子。四年。春。遣鄧禹將兵擊延岑。破之。岑奔蜀。公孫述以爲大司馬

綱 夏四月。帝如鄴今河南彰德府臨彰縣。遣吳漢擊五校五部也。于臨平。破之。遣耿弇祭遵等討

張豐斬之。弇遂進擊彭寵。【綱】秋九月。以侯霸為尚書令。【目】王莽末天下亂。臨淮（今江南鳳陽府盱眙縣）大尹侯霸獨能保全其郡。帝徵霸會壽春（今鳳陽府壽州）拜尚書令。時朝廷無故典。又少舊臣。霸明習故事。收錄遺文。條奏前世善政法度施行之。【綱】冬十月。隗囂遣馬援奉書入見。【目】隗囂使馬援往觀公孫述。援與述舊同里閈。（翰。援述皆陝西西安府興平縣人。里門曰閈。）相善。以為既至當握手歡如平生。而述盛陳陛衛。以延援入。交拜禮畢。使出就館。更為援製都（作荅）布（荅布。白疊布也。出安子國）單衣。（朝服中單也）交讓冠。（講賓

井底

主禮相見之冠會百官於宗廟中立舊交之位述鸞旗見十一卷
十六旄騎秦置旄頭騎冠熊皮冠為乘輿先驅警蹕見十一卷四就車磬折身僂
折如磬之背也而入禮饗官屬甚盛欲授援以封侯大將軍
位賓客皆樂留援曉之曰天下雌雄未定公孫不吐
哺步走迎國士與圖成敗反脩飾邊幅若布帛之脩整邊幅也
如偶人形此子何足久稽留也天下士乎因辭歸謂囂
曰子陽井底蛙耳謂所見者小而妄自尊大不如專意東
方謂洛陽囂乃使援奉書雒同洛陽援初到帝在宣德殿
南廡武下袒幘謂髮有巾曰幘坐迎笑謂援曰卿遨遊二

帝王自有真

帝謂囂與述閒。今見卿。使人大慚。援頓首辭謝因曰。當今之世。非但君擇臣。臣亦擇君耳。臣與公孫述同縣。少相善。臣前至蜀。述陛戟陳列棨戟於階陛之下以爲儀衛而後進臣。臣今遠來。陛下何知非刺客姦人。而簡易若是。帝復笑曰。卿非刺客。顧說稅客耳。援曰。天下反覆。盜名字者不可勝升數上聲。今見陛下。恢廓大度。同符高祖。乃知帝王自有真也。【綱】太傅褒德侯卓茂卒。

【綱】己丑。五年。春正月。遣來歙送馬援歸隴右。即天水見上卷

三一【目】囂與援共臥起。問以東方事。曰。前到朝廷。上引

以郭伋爲漁陽大守

見數十每接燕語自夕至旦才明勇略非人敵也且開心見誠無所隱伏闊達多大節略與高帝同經學博覽政事文辯前世無比囂曰卿謂何如高帝援曰不如也高帝無可無不可今上好吏事動如節度又不喜飲酒囂意不懌曰如卿言反復勝耶【綱】二月彭寵奴密（名子）斬寵來降夷其族封奴爲不義侯【綱】吳漢耿弇擊富平獲索于平原（今山東濟南府平原縣）大破之弇遂進討張步。以郭伋爲漁陽太守伋乘離亂（彭寵之亂）之後養民訓兵開示威信盜賊銷散匈奴遠迹在職五

光武自將討龐萌

竇融遣使入見

年戶口增倍。【綱】遣將軍龐萌蓋延擊董憲。萌反。帝自將討之。【目】龐萌爲人遜順。帝信愛之。嘗稱曰。可以託六尺之孤。寄百里之命者。龐萌是也。使與蓋延共擊董憲。時詔書獨下延。而不及萌。萌以爲延譖己。自疑。遂反。襲延軍。破之。與董憲連和。自號東平王。帝聞之大怒。自將討萌。與諸將書曰。吾嘗以龐萌爲社稷之臣。將軍得無笑其言乎。老賊當族。其各厲兵馬。會睢陽。今河南歸德府。【綱】夏四月。竇融遣使奉書入見。詔以融爲涼州牧。【目】初。竇融等聞帝威德。心欲東向。以河西

見上卷三十二。隔遠。未能自通。乃從隗囂受建武光武年號正朔。囂皆假其將軍印綬。囂外順人望。內懷異心。使辯士張玄說融等曰。更始事已成。尋復亡滅。此一姓不再興之效也。當各據土宇。與隴隗囂蜀公孫述合從。宗高可為六國。戰國時六國也。下不失尉佗。秦二世時。南海尉任囂病且死。召龍川令趙佗語曰。聞項羽劉季起兵。中國擾亂。南海東西數千里。可以立國。郎以佗行南海尉事。囂死。佗即自立為南粵武王。融等名豪傑議之。其中識者皆曰。今皇帝姓名劉秀。見於圖書見上卷十二。況今稱帝者數人。而洛陽土地最廣。甲兵最彊。號令最明。觀符命而察人事。他姓殆

光武賜竇融書

未能當也融遂決策東向遣長史劉鈞等奉書詣洛陽帝賜融璽書曰今益州(見上卷十七)有公孫子陽天水(見上十隴右)有隗將軍方蜀漢相攻權在將軍舉足左右便有輕重以此言之欲相厚豈有量哉欲遂立桓文輔微國當勉卒功業欲三分鼎足連衡合從亦宜以時定今之議者必有任囂教尉佗制七郡(南海蒼梧鬱林合浦交趾九眞日南俱南粵地見十四卷十八任囂謂趙佗南海數千里可以立國是教以制七郡也)之計王者有分(問)土無分民自適己事而已因授融涼州(今陝西行都司涼州衛)牧璽書至河西河西皆驚以爲天子

明見萬里之外。綱 六月。董憲劉紆使蘇茂校彊救龐萌。帝自將擊破之。秋。七月。彊以衆降。茂奔張步。憲萌奔朐。渠。○今江南淮安府海州。梁入。斬紆以降。綱 冬。十月。帝如魯。今山東兗州府曲阜縣。綱 耿弇拔祝阿。濟南臨菑與張步戰。大破之。帝勞弇軍。步斬蘇茂以降。齊地悉平。目 張步聞耿弇將至。使其大將軍費邑軍歷下。今濟南府歷城縣。又令兵屯祝阿。今濟南府禹城縣。弇渡河。先擊祝阿拔之。費邑[illegible]精兵三萬餘人來合戰。弇大破之。斬邑。遂定濟南。今山東濟南府。時張步都劇。漢縣故城在山東青州府壽光縣。使其弟藍[illegible]

兵二萬守西安（漢縣故城在臨菑縣）諸郡太守合萬餘人守臨菑（今青州府臨淄縣）相去四十里弇進軍居二城之閒弇視西安城小而堅且藍兵又精臨菑名雖大而實易攻遂攻臨菑半日拔之入據其城張藍聞之將其衆亡歸劇弇乃令軍中無得虜掠須張步至乃取之以激怒步步兵二十萬至臨菑大城東攻弇弇故示弱以盛其氣乃引歸小城陳兵於內自引精兵以橫突步陳於東城下大破之至暮罷弇明旦復勒兵出是時帝在魯聞弇爲步所攻自往救之未至陳俊謂弇曰

光武勞耿弇

劇虜兵盛可且閉營休士以須（待也）上來弇曰乘輿且
到臣子當擊牛釃（詩以筐或草泲酒而去其糟也）酒以待百官反
欲以賊虜遺君父耶乃出兵大戰自旦及昏復大破
之弇知步困將退豫置左右翼為伏以待之人定時
步果引去伏兵起縱擊追至鉅昧水（在青州府樂安縣）上僵
姜尸相屬（祝）步還劇後數日車駕至臨菑自勞軍羣
臣大會帝謂弇曰昔韓信破歷下以開基（漢王丁酉三年遣韓信擊齊未至齊王遣酈食其說降之齊王田廣解其歷下軍韓信用蒯徹計襲破之）今將軍攻
祝阿以發迹此皆齊之西界功足相方而韓信襲擊

已降。將軍獨拔勍敵，其功乃難於信也。將軍前在南陽建此大策，見上八。常以爲落落難合，謂疏闊而不易副。有志者事竟成也。帝進幸劇。耿弇復追張步。蘇茂將萬餘人來救之。帝遣使告步，茂能相斬降者封爲列侯。步遂斬茂，詣耿弇軍門肉袒降。封步爲安丘今青州府安丘縣侯。齊地悉平。弇振旅，振，止；旅，衆也。言戰罷而止其衆以入也。春秋傳：出日治兵，入日振旅。還京師。弇爲將，凡平郡四十六，屠城三百，未嘗挫折焉。

【綱】初起太學。帝還旋視之。還，如魯而返也。【書法】初者何，志始也。帝即位於是五年，日不暇給，而能留意學校，親臨視之，帝可謂知所先後矣。

【目】帝幸太學，稽

式古典脩明禮樂煥然文物可觀矣。遂昌尹氏曰禮王制主親視學則學謂之視者古也自漢以來則謂之幸矣綱目於此特書曰視者蓋亦推原古制也然則崇師重道之意特嚴於一字之間亦豈無所本歟

【綱】十一月大司徒伏湛免以侯霸爲大司徒【目】霸聞太原今山西太原府閔仲叔之名而辟辟壁舉也之既至霸不及政事徒勞去聲苦而已仲叔恨曰始蒙嘉命且喜且懼今見明公喜懼皆去以仲叔爲不足問邪不當辟也辟而不問是失人也遂辭出投劾而去。投上也按罪日劾上狀自劾有過也其劾狀中有上文恨日已下數語

【綱】十二月隗囂遣子入侍【目】

王元說隗囂

周黨嚴光不屈

帝遣來歙說囂遣子入侍。囂聞劉永彭寵皆已破滅。乃遣長子恂隨歙詣闕。鄭興因恂請與妻子俱東。馬援亦將家屬隨恂歸洛陽。囂將王元說囂曰。今天水完富。士馬最彊。元請以一丸泥爲大王東封函谷關。此萬世一時也。若計不及此。且畜士馬。據險自守。以待四方之變。圖王不成。其敝猶足以霸。要之魚不可脫於淵。神龍失勢與蚯蚓同。囂心然元計。雖遣子入侍。猶負其險阨。欲專制方面。

（在河南河南府新安縣）

綱 徵處士周黨嚴光。王良至京師。黨光不屈。以良爲諫議大夫。

[書法]書不屈何。嘉節守也。書諫議大夫始此。[目]黨入見伏而不謁自陳願守所志。博士范升奏曰。伏見太原（今山西太原府）周黨東海（今江南淮安府海州）王良山陽（今山東兖州府）王成等蒙受厚恩使者三聘乃肯就車。及陛見帝庭黨不以禮屈。伏而不謁偃蹇（驕傲貌）驕悍同時俱逝。黨等文不能演義武不能死君。釣采華名庶幾三公之位。臣願與坐雲臺（在洛陽縣東北南宮）之下。考試圖國之道。書奏。詔曰。自古明王聖主。必有不賓之士。伯夷叔齊不食周粟。太原周黨不受朕祿。亦各有志焉。其賜帛四十匹罷之。○光字子陵

客星犯御座

浙江紹興府餘姚縣人。本姓莊。後避明帝諱。史改作嚴。少與帝同遊學。及帝卽位。光乃變姓名。隱身不見。帝以物色畫其人物顏色。訪之。得於齊國。今山東青州府。累徵乃至。車駕卽日幸其館。光臥不起。帝卽其臥所。撫光腹曰。咄咄敦入聲。驚怪聲。子陵。不可相助爲理耶。光乃張目熟視曰。昔唐堯著德。巢父洗耳。見上卷六。士固有志。何至相迫乎。帝曰。子陵。我竟不能下汝耶。於是升輿歎息而去。復引光入。論道舊故。相對累日。因共偃臥。光以足加帝腹上。明日。太史奏。客星犯御座甚急。帝笑曰。朕故人嚴子陵共臥爾。拜諫

嚴子陵耕釣富春山中

議大夫。不肯受。去耕釣於富春山(在浙江嚴州府桐廬縣西。前臨大江。上有東西二釣臺。)中。以壽終於家。○王良後歷沛郡(今江南徐州)太守。大司徒司直。在位恭儉。布被瓦器。妻子不入官舍。後以病歸。一歲復徵。至滎陽。(今河南開封府滎陽縣。)疾篤不任進。道過其友人。友人拒不肯見。曰。不有忠言奇謀而取大位。何其往來屑屑不憚煩也。良慚。後徵不應。卒於家。

致堂胡氏曰。自古人君待遇臣下。其禮雖一。然嚴威儼恪。常施於爪牙甲冑之士。以折其驕悍難使之氣。柔巽謙屈。常施於林壑退藏之人。以厲其廉靖無求之節。故能駕馭人才。表正風俗。

置兩子於度外

反是道者。難乎免於亂亡之禍矣。

南軒張氏曰。子陵爲光武之故人。名高一世。而竟高臥不屈。光武亦不敢以屈之。其所以激頑起懦。扶植風化。助成東京風俗之美。人才之盛。其爲功顧多矣。豈不美哉。

綱 庚寅六年。春正月。以春陵鄉見上卷十二爲章陵縣。復福。除也。其徭役。

綱 吳漢等拔朐見上十二。斬董憲龐萌。江淮山東悉平。

目 吳漢等諸將還京師。置酒賞賜。帝積苦兵閒。以隗囂遣子內侍。公孫述遠據邊陲。乃謂諸將曰。且當置此兩子於度外耳。因休諸將於雒陽京師。分軍士於河內今河南懷慶府。數騰書隴蜀囂述。告示禍福

馮異入朝

帝與述書曰君非吾賊臣亂子倉卒時人皆欲爲君事耳天下神器不可力爭老子天下神器不可爲也宜留三思署曰公孫皇帝述不答

綱 馮異入朝

目 異治關中出入三歲上林成都人有上章言異威權至重百姓歸心號爲咸陽王帝以章示異異惶懼上書陳謝詔報曰將軍之於國家義爲君臣恩猶父子何嫌何疑而有懼意至是自長安入朝帝謂公卿曰是我起兵時主簿也爲吾披荊棘定關中既罷賜珍寶錢帛詔曰倉卒蕪蔞亭豆粥滹沱河麥飯見上卷二十一厚意久不報

河北巾車　隗囂反

異稽啓首謝曰。臣聞管仲謂桓公曰。願君無忘射石[illegible]鉤。臣無忘檻咸上聲車。管仲射桓公中鉤。魯莊囚管仲于齊。見三卷三十一。檻車。四周著板載因車也。齊國賴之。臣今亦願國家無忘河北之難。蕪蔞亭。滹沱河。俱在河北。今北直眞定府。小臣不敢忘巾車之恩。見上卷十五。留十餘日。令與妻子還西。綱夏四月。遣耿弇等七將軍從隴道伐蜀。綱五月。隗囂反。使其將王元據隴坻。抵在陝西鳳翔府隴州。即隴山也。諸將與戰。大敗而還。綱六月。幷省縣國。減損吏員。目詔曰。夫張官置吏。所以為民也。今百姓遭難。戶口耗。蒿去聲減也。少。而縣官吏職。所置尚繁。其

朱浮日食疏

令司隷州牧。各實所部。省減吏員。縣國不足置長吏者并之。於是并省四百餘縣。吏職減損。十置其一。

致堂胡氏曰。按此詔六月所下。歲十二月。卽詔田租三十稅一。如舊制。嗚呼。人君意在斯民。則其見效之速如此。此孟子對齊王所以有不能不爲之說也歟。

【綱】秋九月。晦。日食。【目】執金吾朱浮上疏曰。昔堯舜之盛。猶加三考。考。核實也。三考。九載也。虞書。三考黜陟幽明。言陟其明而黜其幽。賞罰明信也。大漢之興。亦累功效。吏皆積久。至長子孫。見十八卷十六。而閒近也者守宰數見換易。迎新相代。疲勞道路。尋其視事日淺。未足昭見其職。旣加嚴切。人不自保。故爭飾

復田租舊制
隗囂降蜀

詐僞以希虛譽。斯所以致日月失行之應也。願陛下遊意於經年之外。望治於一世之後。天下幸甚。帝采其言。自是牧守易代頗簡。

【綱】冬。十二月。大司空弘免。

【綱】復田租舊制。

【目】詔曰。頃者師旅未解。用度不足。故行十一之稅。今糧儲差雖積。其令郡國收見現田租。三十稅一。如舊制。景帝元年。三十稅一。遂爲常制。

【綱】隗囂降蜀。

【目】先是隗囂問於班彪曰。往者周亡。戰國並爭數世然後定。意者從宗橫之事復起於今乎。將承運迭興。在於今日也。彪曰。周之廢興與漢殊異。昔周爵五等。諸侯

從政。本根既微。枝葉彊大。故其末流有從橫之事。勢數然也。漢承秦制。改立郡縣。主有專己之威。臣無百年之柄。至於成帝。假借外家。哀平短祚。國嗣三絕。故王氏擅朝。能竊號位。危自上起。傷不及下。是以即眞之後。天下莫不引領而歎。十餘年閒。中外騷擾。遠近俱發。假號雲合。咸稱劉氏。不謀同辭。方今雄傑帶州域者。皆無六國世業之資。而百姓謳吟思仰。漢必復興。已可知矣。囂曰。生言周漢之勢可也。至於但見愚人習識劉氏姓號之故。而謂漢復興。疏矣。昔秦失其

班彪王命論

鹿劉季逐而掎雜上聲之高帝十一年蒯徹曰秦失其鹿天下共逐之左傳襄公十四年譬如捕鹿晉人角之諸戎掎之掎牽二腳也時民復知漢乎彪乃爲之著王命論以諷諷切之曰俗見高祖興於布衣不達其故至比天下於逐鹿不知神器見上十七有命不可以智力求也悲夫此世所以多亂臣賊子者也夫饑饉流隸飢寒道路所願不過一金然終轉死溝壑何則貧窮亦有命也況乎天子之貴四海之富神明之祚可得而妄處哉故雖遭罹離厄會竊其權柄勇如信布韓信黥布彊如梁籍項梁項籍成如王莽王莽篡位其勢已成然卒潤

罷車騎材官還復民

鑕伏質。質斬人椹也椹音斟烹醢分裂。又況幺邀麽摩。稱微細日
幺麽。不及數子。而欲闇奸于天位者虖。同乎英雄誠知覺
寤遠覽深識。審神器之有授。毋貪不可冀。則福祚流
于子孫。天祿其永終矣。囂不聽。馬援聞隗囂欲貳於
漢。數以書責譬之。囂得書增怒。及囂發兵反。援上書
極陳滅囂之術。又爲書與囂將楊廣。使曉勸於囂。廣
竟不答。隗囂上疏謝。帝復賜囂書。囂知帝審其詐。遂
遣使稱臣於公孫述。

【綱】辛卯。七年。春。三月。罷郡國車騎材官。還復民伍。書法

伤
詔各上封
事不得言
聖

見十卷四。[綱]是月。晦。日食。詔百僚各上封事不得言聖[書法]日食書求言有之矣。未有書各者。各者何。無一人不責之以言也。且戒不得言聖帝之過。災咎可謂誠矣。[發明]人君莫不憚於聽言。而詔各上封事。人君莫不喜於好高而諂。不得言聖。書之於册。光武於是乎不可及矣。

[目]大中大夫鄭興上疏曰。頃年日食每多在晦。先時而合。皆月行疾也。日君象而月臣象。君亢急則臣下促迫。故月行疾。今陛下高明而羣臣惶促。宜留思柔克之政。垂意洪範之法。周書洪範篇曰。沈潛剛克。高明柔克。帝躬勤政事。頗傷嚴急。故興奏及之。

[綱]夏五月。以李通為大司空。

[綱]以杜詩為南陽太守。

[目]詩政治清平。與

召父杜母

光武討隗囂

來歙襲略陽

利除害百姓便之又脩治陂卑池廣拓土田郡內比室殷足時人方於召信臣見十七卷二十南陽爲之語曰前有召父後有杜母

綱 壬辰八年春遣中郎將來歙伐隗囂取略陽斬其守將夏閏四月帝自將征隗囂竇融等率五郡兵以從囂衆皆降囂奔西城吳漢引兵圍之

目 來歙將二千餘人伐山開道徑襲略陽今陝西漢中府略陽縣斬隗囂守將金梁囂大驚曰何其神也帝聞得略陽甚喜曰略陽囂所依阻心腹已壞則制其支體易矣囂自悉其大

馬援聚米爲山谷

衆數萬人圍略陽。來歙與將士固死堅守。夏閏四月。帝自征囂。光祿勳郭憲諫曰。東方初定。車駕未可遠征。乃當車拔佩刀以斷(短)車靷。(引。靷所以引軸。)帝不從。西至漆(漢縣。今陝西西安府邠州。)諸將多以王師之重。不宜遠入險阻。計猶豫未決。帝召馬援問之。援因說隗囂將帥有土崩之勢。兵進有必破之狀。又於帝前聚米爲山谷。指畫形勢。開示衆軍所從道徑往來。分析昭然可曉。帝曰。虜在吾目中矣。明旦。遂進軍。至高平(今陝西平涼府鎮原縣)第一。(城名。高平縣有第一城。)竇融率五郡太守。(見上卷三十二。)與大

軍會。遂數道出隴。使王遵以書招牛邯。時邯軍瓦亭關在平凉府華亭縣。下之。拜邯大中大夫。於是囂大將十三人。屬縣十六。衆十餘萬。皆降。囂將妻子奔西城。漢縣。故城在陝西鞏昌府城西從楊廣。而田弇李育保上邽。漢縣。故城在鞏昌府秦州境內。略陽圍解。帝勞賜來歙。班坐絕席。專席獨坐也。在諸將之右。賜歙妻縑千匹。進幸上邽。詔告隗囂曰。若束手自詣。父子相見。保無他也。若遂欲爲黥布。見十卷二十七。者。亦自任也。囂終不降。於是誅其子恂。使吳漢岑彭圍西城。耿弇蓋延圍上邽。以四縣封竇融爲安豐漢縣。故城在江南鳳陽府

二祖同一轍

得隴望蜀

壽州侯弟友為顯親漢縣故城在鞏昌府秦州侯及五郡太守皆封列侯遣西還所鎮【綱】潁川盜起秋九月帝還宮六日自將討平之【書法】特筆也帝於是可謂不敢自暇矣高帝書留四日復如廣武世祖書還宮六日自將討平之二祖同一轍也【竟】高帝見九【証】卷二十七【目】潁川今河南開封府許州盜羣起寇沒屬縣河東今山西平陽府守兵亦叛京師騷動帝聞之曰吾悔不用郭子橫郭憲之言見上上秋八月帝自上邽晨夜東馳賜岑彭等書曰兩城西城上邽若下便可將兵南擊蜀虜公孫述人苦不知足既平隴今陝西鞏昌府隗囂都此復望蜀今四川成都府公孫述都此每一發兵頭須為白九月乙

復借寇君一年

卯。車駕還宮。帝謂執金吾寇恂曰。潁川迫近京師。當以時定。惟念獨卿能平之耳。從九卿復出以憂國可也。執金吾為陪卿。故亦稱九卿。寇恂先是曾為潁川郡太守。故言復出。對曰。潁川聞陛下有事隴蜀。故狂狡乘閒相詿卦誤耳。詿亦誤也。如聞乘輿南向。賊必惶怖歸死。臣願執銳胄前驅。帝從之。庚申。車駕南征。潁川盜賊悉降。寇恂竟不拜郡。百姓遮道曰。願從陛下復借寇君一年。乃留恂長社。漢縣。故城在許州。其社中有樹暴長。故名。鎮撫吏民。受納餘降。東郡今山東東昌府。濟陰今山東兗州府曹州盜賊亦起。帝遣李通王常擊之。以耿純嘗

耿純降盜

爲東郡太守威信著於衛地遣使拜大中大夫使與大兵會東郡東郡聞純入界盜賊九千餘人皆詣純降大兵不戰而還璽書復以純爲東郡太守

綱 冬公孫述遣兵救隗囂吳漢引兵下隴

目 楊廣死隗囂窮困岑彭壅谷水灌西城城未沒丈餘會王元等將蜀兵五千餘乘高卒至決圍殊死戰遂得入城迎囂歸冀（今鞏昌府伏羌縣）吳漢等軍食盡乃引兵下隴校尉太原溫序爲囂將苟宇所獲宇欲降之序大怒叱宇等曰虜何敢迫脅漢將因以節（見八卷三）撾（職瓜反擊也）殺數人宇

溫序銜鬚伏劍

祭遵卒于軍

雅歌投壺

衆爭欲殺之序止之曰此義士死節可賜以劍序受劍銜鬚於口顧左右曰既爲賊所殺無令鬚汙血遂伏劍而死從事王忠持其喪歸洛陽詔賜以冢地拜三子爲郎。

【綱】癸巳九年春正月征虜將軍潁陽（漢縣故城在河南河南府登封縣。）侯祭（債）遵卒于軍（時祭遵屯汧今陝西鳳翔府隴州。汧音牽）詔馮異領其營。【書法】（書卒于軍何嘉死事也。）

【目】遵爲人廉約小心克己奉公賞賜盡與士卒約束嚴整所在吏民不知有軍取士皆用儒術對酒設樂必雅歌投壺。（歌詩雅投壺爲樂也投壺見禮）

馮異卒于軍

記投壺篇。臨終遺戒薄葬。問以家事。終無所言。其後朝會
帝每歎曰。安得憂國奉公如祭征虜者乎。【綱】隗囂死。
諸將立其子純。據冀。見上。【綱】夏。六月。遣來歙馬援護諸將
馮異等屯長安。今陝西西安府長安縣。【綱】秋。八月。歙率異等討
隗純于天水。見上十二。
【綱】甲午。十年。夏。征西大將軍夏陽漢縣。故城在西安府郃陽縣。侯
馮異卒于軍。【書法】書卒于軍。嘉死事也。【綱】秋。八月。帝如長安。遂至
汧。牽隗囂將高峻降。【目】初隗囂將高峻擁兵據高平
第一。見上二十二。耿弇等圍之。一歲不拔。帝自將征之。進

寇恂斬皇甫文

隴右平

幸汧。上。見遣寇恂往降之。恂至第一。峻遣軍師皇甫文出謁。辭禮不屈。恂怒。斬之。遣其副歸告峻曰。軍師無禮。已戮之矣。欲降急降。不欲固守。峻惶恐。即日開城門。諸將皆賀。因曰。敢問殺其使而降其城。何也。恂曰皇甫文。峻之腹心。其所取計者也。今來辭意不屈。必無降心。全之則文得其計。殺之則峻亡其膽。是以降耳。諸將皆曰。非所及也。

[綱]冬。十月。來歙等攻破落門。聚名。在鞏昌府伏羌縣南。隗純降。王元奔蜀。隴右悉平。

[綱]乙未。十一年。春。三月。遣吳漢等將兵會岑彭伐蜀

荊門事由征南公

破其浮橋遂入江關〔目〕岑彭屯津鄉。地名。在四川重慶府巴縣境內。數朔攻田戎等先是公孫述遣田戎。任滿程汎。下江關。據荊門虎牙。橫江水。起浮橋關樓。立攢柱以絕水道。結營跨山以塞陸路。拒漢兵。不克。帝遣吳漢率誅虜將軍劉隆等三將。發荊州今湖廣荊州府。兵與彭會荊門。山名。與虎牙山相對。在荊州府宜都縣。彭裝戰船數十艘。搜吳漢以諸郡棹卒猶言篙師。多費糧穀。欲罷之。彭以為蜀兵盛。不可遣。上書言狀。帝報彭曰。大司馬吳漢習用步騎。不曉水戰。荊門之事。一由征南公。岑彭為征南大將軍。為重而已。閏月。岑彭令軍中募攻浮橋。先登者上賞。於是偏將軍魯奇應募

而前。時東風狂急。魯奇船逆流而上。直衝浮橋。而攢柱有反杷鉤。奇船不得去。奇等乘勢殊死戰。因飛炬焚之。風怒火盛。橋樓崩燒。岑彭悉軍順風並進。所向無前。蜀兵大亂。溺死者數千人。斬任滿。生獲程汎。而田戎走保江州。今四川重慶府巴縣。彭上上聲劉隆為南郡即荊州府太守。自率輔威將軍臧宮。驍騎將軍劉歆。長驅入江關。荊門與虎牙二山之間。名曰江關。令軍中無得虜掠。百姓大喜。爭開門降。

【綱】夏。先零連。西羌種名。羌反。以馬援為隴西今陝西臨洮府太守。擊破之。

【綱】公孫述遣王元拒河池。六月。諸將

來歙叱蓋延

來歙自書表

擊破之。述使盜殺監護使者來歙。詔以將軍馬成代之。目公孫述以王元爲將軍。使與領軍環安拒河池。今鞏昌府徽州六月。來歙與蓋延等進攻元安。大破之。乘勝遂進。蜀人大懼。使刺客刺歙。未殊。馳召蓋延。延見歙因伏悲哀。不能仰視。歙叱延曰。虎牙何敢然。蓋延爲虎牙將軍今使者中刺客。無以報國。故呼巨卿。蓋延字欲相屬祝以軍事。而反效兒女子涕泣乎。刃雖在身。不能勒兵斬公邪。延收淚彊起受所誡。歙自書表曰。臣夜人定後。爲何人所賊傷。中臣要害。臣不敢自惜。誠恨奉

岑臧大破蜀兵

職不稱。以爲朝廷羞。夫理國以得賢爲本。大中大夫段襄骨鯁可任。願陛下裁察。又臣兄弟不肖。終恐被罪。陛下哀憐。數賜教督。投筆抽刀而絕。帝聞大驚。省書攬涕。以揚武將軍馬成代之。歙喪還洛陽。乘輿縞素臨弔送葬。

【綱】帝自將征蜀。秋七月。次長安。

【綱】岑彭及將軍臧宮大破蜀兵。延岑走。王元以其衆降。

【目】公孫述使其將延岑、王元等悉兵拒廣漢今四川潼川州鹽亭縣及資中。今四川成都府資縣又遣將侯丹拒黃石。岑彭使臧宮從涪浮水在成都府綿州上平曲地名在潼川州拒延岑。自分兵浮

江下還江州。上。泝流而上。都江成都府城西而上。襲擊侯丹。大破之。因晨夜倍道兼行二千餘里。徑拔武陽。今四川眉州彭山縣。使精騎馳擊廣都。今成都府雙流縣去成都數十里。勢若風雨所至皆奔散。初述聞漢兵在平曲。故遣大兵逆之。及彭至武陽。繞出延岑軍後。蜀地震駭。述大驚。以杖擊地曰。是何神也。臧宮晨夜進兵。延岑不意漢軍卒猝至。大震恐。宮因縱擊。大破之。延岑奔成都。王元舉衆降。

【綱】冬。十月。公孫述使盜刺殺征南大將軍舞陰今河南南陽府泌陽縣侯岑彭。【目】公孫述使刺客

不宜專用南陽人

詐爲亡奴降岑彭夜刺殺彭監軍鄭興領其營以俟吳漢至而授之彭持軍整齊秋毫無犯蜀人爲立廟祠之

綱　馬成等破河池平武都（今鞏昌府階州）遂與馬援擊破先零羌

綱　以郭伋爲并州牧

目　郭伋爲并（兵）州（今山西太原府）牧過京師帝問以得失伋曰選補衆職當簡天下賢俊不宜專用南陽（帝鄉）人是時在位多鄉曲故舊故伋言及之

綱　丙申十二年春正月吳漢大破蜀兵遂拔廣都

綱　秋七月將軍馮駿拔江州獲田戎

綱　吳漢進攻成都

九月。入其郛。郛郭也。臧宮拔綿竹。引兵與漢會。[目]吳漢乘利。自將步騎二萬進逼成都。去城十餘里。阻江北營。作浮橋。使副將劉尚屯於江南。爲營相去二十餘里。述使謝豐袁吉將衆出攻漢。使別將劫劉尚。令不得相救。漢乃名諸將屬。風之曰。吾欲潛師就尚於江南。并兵禦之。若能同心一力。人自爲戰。大功可立。如其不然。敗必無餘。成敗之機。在此一舉。諸將皆曰。諾。於是夜銜枚。見六五卷十八引兵與尚合軍。明日漢悉兵迎戰。大破之。斬豐吉。於是引還廣都。留尚拒述。自是漢

八戰八克

蜀平

高午刺公孫述

與述戰於廣都成都之間。八戰八克。遂軍於其郭中。臧宮拔綿竹。今成都府綿竹縣 與吳漢會於成都。綱冬十一月。公孫述引兵出戰。吳漢擊殺之。延岑以成都降。蜀地悉平。目臧宮軍咸陽門。述自將數萬人攻漢。使延岑拒宮。大戰。岑三合三勝。軍士並疲。漢因使護軍高午唐邯將銳卒數萬擊之。述兵大亂。高午奔陳刺述。洞胸墮馬死。延岑以城降。吳漢夷述妻子。盡滅公孫氏。并族延岑。初述徵廣漢見上李業爲博士。業固稱疾不起。述羞不能致。使大鴻臚尹融奉詔命以劫業。若

起則授公侯之位。不起。賜以毒酒。業乃歎曰。古人危邦不入。亂邦不居。爲此故也。君子見危授命。乃誘以高位重餌。二乎。融曰。宜呼室家計之。業曰。丈夫斷之於心久矣。何妻子之爲。遂飲毒而死。述恥有殺賢之名。遣使弔祠。賻贈百匹。業子翬揮逃辭不受。又聘巴郡今四川重慶府譙玄。玄不詣。亦遣使者以毒藥劫之。太守自詣玄廬。勸之行。玄曰。保志全高。死亦奚恨。遂受毒藥。玄子瑛泣血叩頭於太守。願奉家錢千萬。以贖父死。太守爲請。述許之。述又徵蜀郡即成都府王皓。王嘉

恐其不至。先繫其妻子。使者謂嘉曰。速裝。妻子可全。對曰。犬馬猶識主。況於人乎。王皓先自刎。以首付使者。述怒。遂誅皓家屬。王嘉聞而歎曰。後之哉。乃對使者伏劍而死。犍(堅)爲(今四川敘州府)費貽不肯仕述。漆身爲癩。陽狂以避之。同郡任永、馮信皆託青盲(萌)以辭徵命。帝既平蜀。詔贈常少爲太常。張隆爲光祿勳。(常少仕述爲太常。張隆仕述爲光祿勳。皆勸述降漢。述不聽。少、隆以憂死。)譙玄已卒。祠以中牢(羊一豕一)。敕所在還其家錢。而表李業之閭。徵費貽、任永。馮信。會永、信病卒。獨貽仕至合浦(今廣東廉州府)太守。上以

詔邊吏不拘逗留法

述將程烏李育有才幹。皆擢用之。於是西土皆悅。莫不歸心焉。〔綱〕參（森）狼羌（武都西羌種名）寇武都。馬援擊破之。〔目〕是歲參狼羌與諸種寇武都（今陝西鞏昌府階州）隴西（見上二六十）。太守馬援擊破之。降者萬餘人。於是隴右清靜。援務開恩信。寬以待下。任吏以職。但總大體而賓客故人日滿其門。諸曹時白外事。援輒曰。此丞掾（硯）之任。何足相煩。頗哀老子。使得遨遊。若大姓侵小民。黠（閑入聲）吏不從令。此乃太守事耳。〔綱〕詔邊吏料敵戰守。不拘以逗（豆）留法。（逗留曲行避敵也。漢法。〔發〕遇敵不進。則兵行而逗留畏懦者斬。〔[illegible]〕法有逗留之

竇融及五郡太守入朝

孔奮力行清潔

罪。然兵布種鋤，事有緩急，要在隨機應變可也。光武當四海平定之後，詔邊吏料敵戰守，不拘以逗留法，不獨知用兵之要，亦足見不貪功之意。宜乎綱目詳書以美之也。

【綱】竇融及五郡太守入朝。以融為冀州牧。

【目】上詔竇融與五郡太守見上二十二。入朝。融等奉詔而行，官屬賓客相隨，駕乘千餘兩。見十六卷十四既至，賞賜恩寵，傾動京師。尋拜融冀州今直隸真定府冀州牧。又以梁統為大中大夫，姑臧漢縣，故城在陝西行都司涼州衛長孔奮為武都郡丞。姑臧在河西即五郡地最為富饒。天下未定，士多不脩簡操。猶言節操奮在職四年，力行清潔，為眾人所笑，以為身處脂膏不能自潤。及從融

詔勿受郡國異味

不貴名馬寶劍

入朝諸守令財貨連轂唯舊無資單車就道帝以是賞之【綱】雍奴（今直隸順天府武清縣）侯寇恂卒

【綱】丁酉十三年春正月詔太官勿受郡國異味【發明】自古人君莫不勤苦於多事之時而宴安於無事之日于時隴蜀既平四海寧一以積年開闢跋履之勞至是亦可自安少享玉食之奉而乃申詔太官勿受郡國異味則帝之兢兢畏謹略無自滿之意爲如何哉書之于冊可以爲人君暫得少安即肆奢慾者之戒矣【目】詔曰郡國獻異味其令太官勿復受遠方口實所以薦宗廟自如舊制時異國有獻名馬者日行千里又進寶劍價値百金詔以劍賜騎士馬駕鼓車（載鼓之車也天子車駕出後有黃門鼓車）上雅不喜

郅惲拒關

聽音樂。手不持珠玉。嘗出獵車駕夜還。上東門候郅質惲蘊拒關不開。上令從者見現面於門閒。惲曰。火明遼遠。不受詔。上乃回。從東中門入。明日。惲上書諫曰。陛下遠獵山林。夜以繼日。如社稷宗廟何。書奏。賜惲布百匹。貶東中門候爲參封漢縣尉。

諸王降爲公侯

綱 詔諸王皆降爲公侯。

宋公衛公

綱 以絳嘉公見十八卷六孔安爲宋公。承休公見同上姬常爲衛公。

綱 以韓歆爲大司徒。

綱 夏四月。吳漢軍還。大饗將士。諸功臣皆增邑更封。

目 漢自蜀振旅見上十四而還。四月。至京師。於是大饗將士。功臣增邑

光武欲完功臣

更封凡三百六十五人其外戚恩澤封者四十五人定封鄧禹爲高密今山東萊州府高密縣侯食四縣李通爲固始今河南汝寧府固始縣侯賈復爲膠東今萊州府平度州侯食六縣餘各有差雖已歿者益封其子孫或更封支庶帝在兵閒久厭武事且知天下疲耗思樂息肩自隴蜀平後非警急未嘗復言軍旅皇太子嘗問攻戰之事帝曰昔衛靈公問陳孔子不對此非爾所及鄧禹賈復知帝偃干戈脩文德不欲功臣擁衆京師乃去甲兵敦儒學帝思念欲完功臣爵土不令以吏職爲過遂

光武不用功臣

罷左右將軍官。耿弇等亦上大將軍印綬。皆以列侯就第。加位特進。（見卷三十七）奉朝請。（見卷二十三）鄧禹內行淳備。有子十三人。各使守一藝。修整閨門。教養子孫。皆可以爲後世法。賈復爲人剛毅方直。多大節。既還私第。闔門養威重。朱祜等薦復宜爲宰相。帝方以吏事責三公。（太尉掌兵事。司徒掌教事。司空掌工事。）故功臣竝不用。

沛國朱氏曰。三公所以共天位。治天職。代天工者也。惟其宜而已。豈可以功臣而爲之區別也。太甲成康所與圖維庶政者。皆鳴條牧野之士。惠文景武之世。所任爲執政者。皆高帝之故臣。勳功臣任事。或何負於天下哉。雲臺之將。率時尊寵。以健武自名者。雖不足以緝熙帝載。而禦寇敵

賈之流。固皆公輔之器。經綸之才也。乃以功臣例擯不用。謂之何哉。夫天下權柄。必有所歸。人主聰明。必有所寄。光武不任大臣。而體統已失。所以忽於託孤之際。不免政歸房闥。終漢之世朝廷之權。不在母后。則在外戚。不在外戚。則在宦官。而漢隨以亡。豈非造端之不審耶。

綱 以竇融為大司空。

尺木堂綱鑑易知錄卷二二

周之炯靜專

通鑑綱目定本

山陰吳乘權楚材同輯

周之燦星若

東漢紀

光武皇帝

【綱】戊戌。十四年。莎車。鄯善。遣使奉獻。請置都護。不許。

【目】莎車見十六王賢。鄯善見十五卷十。卷十六。王安。皆遣使奉獻西域。苦匈奴重斂。皆願屬漢。復置都護。見十六卷二十二。上。

梁統請更定律

以中國新定。不許。

【綱】大中大夫梁統請更定律。不報。

【發明】事有詞同而義異者。書梅福上書不報。譏杜絕言路也。書梁統請更定律不報。美善守舊章也。春秋之法。美惡不嫌同詞。【音註】梅福見十八卷一

【目】統上疏曰。臣竊見元帝輕殊死刑（殊絕也。異也。言其身首離絕而異處也。輕其殊死。謂減死一等。）三十四事。哀帝輕殊死刑八十一事。其四十二事手殺人者減死一等。自後著爲常準。故人輕犯法。吏易殺人。臣聞刑罰在衷。（衷同中。去聲。）無取於輕。謹表其尤害於體者。傅（同敷）奏於左。願陛下宣詔有司。詳擇其善。定不易之典。事下公卿。光祿勳杜林以爲宜如舊制。統復上言曰。臣之

所奏非曰嚴刑。經曰爰制百姓于刑之衷。衷之爲言不輕不重之謂也。自高祖至於孝宣。海內稱治。至初元（元帝年號）建平。（哀帝年號）而盜賊浸多。皆刑罰不衷。愚人易犯之所致也。由此觀之。則刑輕之作。反生大患。惠加姦軌（同宄）而害及良善也。事寢不報。

史臣斷曰。周興以火甕致後臣。而即自犯入甕之。合丁謂以崖州貶寇準。而即自犯竄崖之險。大抵酷吏奸臣。皆不能自保也。光武恢廓大度。必不以重刑爲治。而梁統曷爲有此疏耶。帝雖不聽。而統之苛虐。神人共憤。以致其子松與竦之死。皆非命。而冀卒滅族。嗚呼。統之此疏。真即與之甕。而謂之崖也。【音註】典甕見四六卷二二。謂崖見六七卷十三。

韓歆不得其死

【綱】己亥。十五年。春。正月。免大司徒歆歸田里。歆自殺

【發明】韓歆之死。先儒既已論之矣。今觀綱目書免書官書自殺而不書其罪。則歆不得其死爲可知。夫以上公之尊。無罪見責。而以直諫死。則仕於下僚。出於草茅者。不可以有言矣。此君子所以深爲光武惜也。

【目】韓歆好直言無隱。帝每不能容。歆於上前證歲將饑凶。指天畫地。言甚剛切。故坐免歸田里。帝猶不釋復遣使宣詔責之。歆及子嬰皆自殺。歆素有重名。死非其罪。衆多不厭。煙入聲帝乃追賜錢穀。以成禮葬之

司馬溫公曰。切直之言。非人臣之利。乃國家之福。是以人君夙夜求之。唯懼弗得聞。惜乎以光武之世。而韓歆用直諫死。豈不爲仁明之累哉

河南南陽不可問

綱 有星孛于昴。夏四月。追謚兄縯爲齊武公。綱 詔州郡檢覈墾田戶口。目 帝以天下墾田。多不以實。自占。去聲○占。隱度也。自隱度其墾田之數而著之籍也。又戶口年紀。互有增減。乃詔下州郡檢覈。查實也。於是刺史太守。多爲詐巧。苟以度鐸田爲名。聚民田中。幷度廬屋里落。民遮道啼呼。或優饒豪右。侵刻羸弱。時諸郡各遣使奏事。帝見陳留今河南開封府陳留縣。吏陳留郡奏事之吏。牘上有書。奏劄曰牘。書字也。視之。云。潁川今開封府許州。弘農今河南河南府靈寶縣。可問。河南今河南府。南陽今河南南陽府。不可問。帝詰吏由。問吏因由。抵言抵辭也。於

吏如東海公對

長壽街（在京城）止得之。帝怒。時皇子東海公陽年十二。在幄後言曰。吏受郡敕。當欲以墾田相方（比也）耳。帝曰。即如此。何故言河南南陽不可問。對曰。河南帝城多近臣。南陽帝鄉。多近親。田宅踰制。不可為準。帝令虎賁將詰問吏。吏乃首（去聲）服。如東海公對。上由是益奇愛陽。遣謁者考實二千石長吏阿枉不平者。【綱】冬。十一月。遣馬成繕治障塞。以張堪為漁陽太守。【目】使揚武將軍馬成繕治障塞。（漢制。每塞上要險處。別築為城。因置吏士。而為障蔽。謂之候城）十里一堠（候）以備匈奴。騎都尉張堪擊破匈奴於

百姓歌張堪

五銖錢

廢皇后郭氏

高柳。漢縣。屬山西太原府代州。拜堪漁陽今直隸順天府薊州太守。堪視事八年。匈奴不敢犯塞。勸民耕稼。以致殷富。百姓歌曰。桑無附枝。麥穗遂兩岐。旁出曰岐。張君為政。樂不可支。

綱 庚子。十六年。春二月。交趾見十四卷十九。女子徵側。徵貳。反。

綱 三月。晦。日食。秋九月。羣盜起。冬十月。詔許相斬除罪。遂皆解散。復行五銖錢。

綱 辛丑。十七年。春二月。晦。日食。

綱 冬十月。廢皇后郭氏。立貴人陰氏為皇后。

書法 綱目書廢后多矣。未有繼書立后者。繼書立陰氏。著郭氏所以廢也。是故有陰氏而後郭氏廢。有郁久閭氏而後乙弗氏廢。有武氏而後王氏廢。綱目皆聯書

郅惲諫廢郭后

之所以志禍本也[音]郁久閭氏見三入卷十[註]七武氏見四五卷十四[目]郭后寵衰數懷怨懟。上怒之。廢后。立貴人陰氏爲皇后。詔曰。異常之事。非國休福。不得上壽稱慶。郅惲言於帝曰。臣聞夫婦之好。父不能得之於子。況臣能得之於君乎。是臣所不敢言。雖然。願陛下念其不可。勿亂大倫。使天下有議社稷者。諷帝勿動搖太子也帝曰。惲善恕己量主。知我必不有所左右。而輕天下也。[綱]帝如章陵。[目]帝幸章陵見上卷十七脩園廟。祠舊宅。觀田廬。置酒作樂。賞賜。時宗室諸母因酣悅相與語曰。文叔光武字少時謹信。與

人不款曲。周旋貌。唯直柔直而能柔耳。今乃能如此。帝聞之大笑曰。吾治天下。亦欲以柔道行之。

致堂胡氏曰。君道則天。而不可過於剛。故不耀威武。不峻刑誅。降心以受言。溫恭而接下。凡此所以濟其剛也。光武爲布衣。憤憤懷復社稷之慮。既平賊莽。又值羣盜四起。焦思勞體。東征西討。至於混一而後已。非剛德制天下。何能致此。然性傷嚴急。政尚迫促。宋浮以此諫於前。鄭興以此諫於後。又使司隷督察三公。而陳元復陳寬大之說。帝皆納用。自是畱意柔克之政。而有柔道行之之言。所謂知柔知剛。唯其時物。濟其不及。以泄其過。無過不及。以趨於中[illegible]化既治成王道矣。

綱 十二月。以馬援爲伏波將軍。討交趾。

徙四親廟

綱 壬寅。十八年。春。三月。馬援與徵側徵貳戰。大破之

綱 癸卯。十九年。春。正月。尊孝宣皇帝廟爲中宗。始祠元帝以上於太廟。成帝以下於長安。徙四親廟於章陵。

目 五官中郎將張純與太僕朱浮奏議。禮爲人子事大宗。降其私親。當除今親廟四。見上卷五。以先帝四廟代之。大司徒戴涉等。奏立元。成。哀。平。四廟。上自以昭穆次第。當爲元帝後。遂追尊宣帝曰中宗。始祠昭帝元帝於太廟。成帝哀帝平帝於長安。舂陵節侯以下於章陵。其長安章陵。皆太守令長侍祠。

於道未安

仁至義盡

安乎黃氏曰光武立四親廟而後從之也將以重正統而厚大宗雖賢於世之違禮以伸恩私已以滅義者然於道則未安也自新莽篡奪天下之非漢有非一日矣光武固景帝之後而長沙定王之裔也不忍漢祚之亡奮志而取天下其名號雖劉而其勢則非侯王也其建國雖漢而其稱則東京也其迹雖中興而其實則創始也以當時事勢論之其視南頓君即高帝之太公也其視高帝則周之后稷也曆數既曆之後饗帝立廟以南頓君爲帝考而禰廟以祀之以高帝爲祧出之帝而太廟以享之由禰廟而上則立爲三昭三穆以及景帝長沙王可也由太廟而下則立爲世室以祀文帝可也其餘諸帝不過遷之爲祧祀之於祫祭則仁之至而義之盡矣彼元帝者孰嗣而孰繼之耶將厚於大宗而反有以來薄情之請將附於正統而適足以貽二本之議是張純以經生之見誤其主而光武亦以經生之見自誤其身厥後宋臣議濮皇

郅惲說太子辭位

春秋立子以貴

之事。貽引光武之禮以爲法。蓋徒知英宗之薄而不知光武之不足爲厚也。久矣夫儒者之固於論。[音]議濮皇事見禮也。[註]六九卷二三。

[綱]馬援斬徵側徵貳。[綱]六月。廢皇太子彊爲東海王。立東海王陽爲皇太子。改名莊。[書法]於是太子意不自安。願備藩國。則何以直書廢。后廢矣。太子欲不廢得乎。書曰廢太子。所以深探其情也。[目]郭后既廢。太子彊意不自安。郅惲說太子曰。久處疑位。上違孝道。下近危殆。不如辭位。以奉養母氏。太子從之。數因左右及諸王陳其懇誠。願備藩國。上不忍。遲回者數歲。六月。詔曰。春秋之義。立子以貴。春秋隱公元年公羊傳。隱長又賢。何以不宜立

立適以長不以賢立子以貴不以長恒何以貴母貴也東海王陽皇后之子宜承大統皇太子彊崇執謙退願備藩國父子之情重難也久違之其以彊為東海王立陽為皇太子。改名莊。

陽夏袁氏曰夫建太子所以重宗統一民心也非有大惡於天下不可廢也世祖中興漢業宜遵正道以為後世法今太子之德未虧於外內寵既多嫡子遷位可謂失矣然東海歸藩謙之心彌亮明帝承統友于之情愈篤雖長幼易位興廢不同父子兄弟至性無間夫以三代之道處之亦何以過之乎

陰識陰興輔導太子

[目]帝以太子舅陰識守執金吾陰興為衛尉。皆輔導太子。識性忠厚。入雖極言正議及與賓客語未嘗及

桓榮授太子經

賜董宣錢三十萬

國事帝敬重之興雖禮賢好施而門無游俠與張宗鮮于裒不相好知其有用猶稱所長而達之友人張汜杜禽與興厚善以為華而少實但私之以財終不為言是以世稱其忠後帝欲以興為大司徒興固辭曰臣不敢惜身誠虧損盛德不敢苟冒帝遂聽之。

以沛國（今江南徐州）桓榮為議郎使授太子經車駕幸太學會諸博士論難於前榮辨明經義每以禮讓相厭（壓入聲。服也。）不以辭長勝人儒者莫之及。

【綱】賜雒陽令董宣錢三十萬

【書法】賜錢不書書董宣何褒美之也曷為美之宜不畏彊御示帝不私其親而容

之非徒容之又賞賜焉可謂交盡其善矣

[目]陳留今河南開封府陳留縣董宣爲雒陽令。湖陽公主見上卷二蒼頭奴也白日殺人，因匿主家，吏不能得。及主出行，以奴驂乘見十六卷六。宣候之，駐住車叩馬，以刀畫地，大言數上聲主之失，叱奴下車，因格殺之。不用器械而白手殺也主即還宮訴帝。帝大怒，召宣欲箠殺之。宣叩頭曰：願乞一言而死。帝曰：欲何言。宣曰：陛下聖德中興，而縱奴殺人，將何以治天下乎。臣不須箠，請自殺。即以頭擊楹，流血被面。帝令小黃門持之，使宣叩頭謝主。宣不從，彊使頓之。宣兩手據地，終不肯

俯主曰文叔為白衣時藏亡匿死吏不敢至門今為天子威不能行一令乎帝笑曰天子不與白衣同因勑彊項令出賜錢三十萬宣悉以班諸吏由是能搏擊豪彊京師莫不震慄【綱】秋九月帝如南頓（見十九卷十二）賜復（爾）二歲【目】上幸南陽進幸汝南（郡名今河南汝寧府）南頓縣舍置酒會賜吏民復（除也）南頓田租一歲父老前叩頭言願賜復十年帝曰天下重器常恐不任日復一日安敢遠期十歲乎吏民又言陛下實惜之何言謙也帝大笑復增一歲

吳漢願無赦
吳公差彊人意

綱甲辰二十年，夏五月，大司馬廣平侯（廣平今直隸廣平府廣平縣）吳漢卒。

目漢病篤，車駕親臨，問所欲言。對曰：臣愚無所知識，願陛下慎無赦而已。漢每從征伐，或戰不利，諸將多惶懼，失其常度，漢意氣自若。帝歎曰：吳公差（雖）彊人意（言甚起發人意思），隱若一敵國矣（謂不可測也）。每當出師，朝受詔，夕則引道，初無辦嚴之日（治行李曰辦嚴）。及在朝廷，斤斤（僅明察也）謹質，形於體貌。漢嘗出征，妻子在後買田宅，漢還，讓之曰：軍師在外，吏士不足，何多買田宅乎？遂盡以分與昆弟外家，故能任職，以功名終。

郭況金穴

男兒要當死邊野

綱 以郭況（郭后之弟）為大鴻臚。目 帝數幸況第，賞賜金帛豐盛莫比。京師號況家為金穴。書法（后雖被廢，而帝之加恩其弟猶若此。書予，存厚也。）

綱 冬十二月，遣馬援屯襄國。目 馬援自交趾還平陵（今陝西西安府興平縣），孟冀迎勞（去聲）之。援曰：方今匈奴烏桓尚擾北邊，欲自請擊之。男兒要當死於邊野，以馬革裹尸還葬耳，何能卧牀上在兒女子手中邪？冀曰：諒為烈士，當如是矣。十二月，匈奴寇天水（今陝西鞏昌府）扶風（今陝西鳳翔府）上黨。（今山西潞安府）援自請擊，帝許之，使出屯襄國。（今直隷順德府邢臺縣）詔百官祖道。（見十六卷十四）援謂黃門郎

梁松竇固曰凡人富貴當使可復賤也如卿等欲不可復賤居高堅自持勉思鄙言

綱 乙巳二十一年冬西域十八國遣子入侍請都護不許

目 莎車王賢欲兼并西域諸國恐懼車師鄯善等十八國俱遣子入侍願得都護 見上 帝以中國初定北邊未服皆還其侍子厚賞賜之諸國聞都護不出而侍子皆還大憂恐乃與敦 豚 煌 今陝西行都司肅州衛瓜沙二州 太守檄 狄 文書願留侍子以示莎車言侍子見留都護尋至裴遵以狀聞帝許之

偶然耳。長者之言

綱 丙午。二十二年。冬。以劉昆爲光祿勳。目 初昆爲江陵（今湖廣荊州府江陵縣）令。縣有火災。昆向火叩頭。火尋滅。後爲弘農（今河南河南府靈寶縣）太守。虎皆負子渡河。帝聞而異之。徵昆代林。（杜林）爲光祿勳。帝問昆曰。前在江陵。反風滅火。後守弘農。虎北渡河。行何德政而致是事。對曰。偶然耳。左右皆笑。帝歎曰。此乃長者之言也。顧命書諸策。

綱 西域復請都護。不許。遂附於匈奴。書法（先是再書請都護不許矣。於是三書。其三書何。嘉自治也。帝亦可謂有定見矣。）目 西域諸國侍子久留敦煌。皆愁思亡歸。莎車王賢知都護不出。擊破鄯

善攻殺龜丘茲（慈。西域小國）王。鄯善王安上書願復遣子入侍。更請都護。都護不出。誠迫於匈奴。帝報曰。今使者大兵未能得出。如諸國力不從心。東西南北自在也。於是鄯善車師復附匈奴。

【綱】戊申二十四年。春正月。匈奴南邊八部立日逐王比爲南單于。款塞內附。

【目】匈奴南邊八部大人共議立日逐王比爲呼韓邪單于。款五原塞（見卷三十六）。願永爲藩蔽。扞禦北虜。事下公卿。議者皆以爲天下初定。中國空虛。不可許。五官中郎將耿國獨以爲宜如孝

矍鑠哉是翁

宣故事。上（見同）受之。令東扞鮮卑。北拒匈奴。率厲四夷。
完復邊郡。帝從之。於是分為南北匈奴。【綱】秋七月。遣
馬援征武陵蠻。【目】武陵（今湖廣常德府。）蠻寇臨沅。（原。今常德府武陵
縣。）遣李嵩、馬成討之。不克。馬援請行。帝愍其老。未許。
援曰。臣尚能被甲上馬。帝令試之。援據鞍顧盼以示
可用。帝笑曰。矍鑠（輕健貌。）哉是翁。遂遣率馬武、耿舒等
將四萬餘人。征五溪。（雄溪、樠溪、酉溪、潕溪、辰溪也。在湖廣辰州府瀘溪縣。○樠音瞞。
潕音武。）援謂友人杜愔曰。吾受厚恩。年迫日索。（盡也。）常恐
不得死國事。今獲所願。甘心瞑目。但畏長者家兒（謂權

要子弟也。或在左右。與從事殊難得調。和也。介介獨惡是耳。明年果爲梁松所構陷。

綱 冬。十月。匈奴南單于遣使入貢。

目 南單于奉藩稱臣。上以問朗陵今河南汝寧府確山縣侯臧宮。宮曰。匈奴饑疫分爭。臣願得五千騎以立功。帝笑曰。常勝之家。難與慮敵。吾方自思之。

綱 己酉。二十五年。春。三月。晦。日食。

綱 夏。新息今河南汝寧府息縣侯馬援卒于軍。詔收其印綬。

書法 春秋書卒于師。嘉死事也。上書卒于軍。下書收其印綬。帝之失大矣。特書詔譏之。

目 馬援軍至臨鄉。鄉名。在武陵縣。擊破蠻兵。初援嘗有疾。虎賁中郎將梁松來候之。獨拜

馬援誡兄子書

牀下。援不荅。松意不平。諸子問曰。梁伯孫。松字帝壻貴重朝廷。公卿以下。莫不憚之。大人奈何獨不爲禮。援曰。我乃松父梁統友也。雖貴。何得失其序乎。援兄子嚴敦。並喜譏議。通輕俠。援前在交趾。還書誡之曰。吾欲汝曹聞人過失。如聞父母之名。耳可得聞。口不可得言也。曹輩也好議論人長短。妄是非政法。此吾所大惡寧死。不願聞子孫有此行也。龍伯高。敦厚周愼。口無擇言。謙約節儉。廉公有威。吾愛之重之。願汝曹效之杜季良。豪俠好義。憂人之憂。樂人之樂。父喪致客。數

郡畢至。吾愛之重之。不願汝曹效也。效伯高不得猶為謹勑之士。所謂刻鵠不成尚類鶩者也。效季良不得。陷為天下輕薄子。所謂畫虎不成反類狗者也。伯高者。山都（漢縣，故城在湖廣襄陽府城南）長龍述也。季良者。越騎司馬杜保也。會保仇人上書訟保為行浮薄亂羣惑衆。伏波將軍萬里還書以誡兄子。而梁松竇固與之交結。帝名松。固。以訟書及援誡書示之。松固叩頭流血。而得不罪。詔免保官。擢拜龍述為零陵（今湖廣永州府）太守。松由是恨援。及援討武陵蠻。軍次下雋（今湖廣武昌府崇陽）

耿舒譏馬援書

梁松構陷馬援

雋有兩道可入從壺頭（山名在辰州府城東）則路近而水險從充（漢縣故城在湖廣岳州府慈利縣西）則塗夷（平也）而運遠耿舒欲從充道援以爲棄日費糧不如進壺頭以事上之帝從援策進營壺頭賊乘高守隘水疾船不得上會暑甚士卒多疫死援亦中病耿舒與兄弇書言壺頭竟不得進大衆怫鬱行死（猶言將死）誠可痛惜前到臨鄉（見上）賊無故自致若夜擊之卽可殄滅伏波（見上五）類西域賈（古）胡到一處輒止以是失利今果疫疾弇得書奏之帝乃使梁松乘驛責問援因代監軍會援卒松因是構

朱勃上書訟馬援

陷援帝大怒追收援新息侯印綬初援在交趾嘗餌薏苡（藥名）實能輕身勝瘴氣軍還載之一車及卒後有上書譖之者以為昔所載還皆明珠文犀（通天犀也）帝益怒援妻孥惶懼不敢以喪還舊塋藁葬（草葬也）城西前雲陽（漢縣故城在陝西西安府涇陽縣）令朱勃詣闕上書曰竊見故伏波將軍馬援事朝廷二十二年北出塞漠南渡江海觸冒害氣僵死軍事名滅爵絕國土不傳家屬杜門葬不歸墓怨隙並興宗親怖慄臣竊傷之願下公卿評援功罪宜絕宜續以厭海內之望帝意稍解

宗均矯制降蠻

綱 冬十月監軍謁者宋均矯制告諭羣蠻降之 書法 矯制雖有功必書矯矯綱目之脩君臣之義而已矣

目 謁者宋均監援軍援既卒軍士疫死者大半蠻亦飢困均乃與諸將議曰夫忠臣出境有可以安國家專之可也乃矯制調伏波司馬呂种充守沅原陵見上長命种奉詔書入虜營告以恩信因勒兵隨其後蠻夷震怖冬十月共斬其大帥而降羣蠻遂平上嘉其功迎賜以金帛

綱 庚戌二十六年春正月初作壽陵 卽原陵也去洛陽十五里 書法 皇帝駮作卽起陵邑漢舊制也於是帝卽位二十六年矣始作壽陵制度簡易故特書初美之也是故宜

霸陵獨完
受其禍

帝作杜陵書初光武作壽陵書初明帝作壽陵書初皆久而後作者也【音註】宣帝杜陵見十六卷八明帝壽陵見末

【目】帝曰古者帝王之葬皆陶人瓦器木車茅馬使後世之人不知其處太宗（文帝）識終始之義景帝能述遵孝道遭天下反覆而霸陵（見十二卷十四）獨完受其禍（建武二年赤眉發掘諸陵取其寶貨）豈不美哉今所制地不過二三頃無爲山陵陂（卑）池裁令流水而已使迭興之後與丘隴同體

【綱】辛亥二十七年夏五月詔三公去大名改司馬曰太尉【綱】北匈奴求和親不許【目】北匈奴遣使詣武威

今陝西行都司涼州衛求和親。帝名公卿廷議。不決。皇太子言曰。南單于新附。今交通北虜。臣恐南單于將有二心帝然之。告武威太守勿受其使。臧宮馬武上書曰。虜今人畜休去聲疫死。旱蝗赤地。疲困乏力。不當中國一郡。今命將臨塞。厚縣懸購賞。北虜之破。不過數年。詔報曰。今國無善政。災變不息。百姓驚惶。人不自保。而復欲遠事邊外乎。誠能舉天下之半。以滅大寇。豈非至願。苟非其時。不如息民。自是諸將莫敢言兵事者

綱 壬子。二十八年。春。以魯益東海。書法 廢興之際難矣兩漢能爲子帝能

爲父敎特書美之。【目】徙魯今山東兗州府王興爲北海今山東青州府王。以魯益東海。今江南淮安府海州帝以東海王彊去就有禮。見上六：：故優以大封。食二十九縣。賜虎賁奔。謂三百人言其勇猛如虎之賁騰旄頭。旄頭騎冠熊皮冠設鐘簴渠上聲。簨簴所以懸鐘磬者。横曰簨。直曰簴之樂。擬於乘輿。延平陳氏曰。愛其有禮。而以僭禮賞之。過矣。【綱】夏六月。沛太后郭氏薨。沛王輔廢后子也。故稱沛太后。【書法】王太后卒未有書者。此其書何。廢后也。廢后以善終者鮮矣。帝可謂能存厚。后可謂善處廢。故書薨。交予之。【綱】秋。八月以張佚爲太子太傅。桓榮爲少傅。【目】上大會羣臣。問誰可傅太子者。羣臣承望上意。皆言太子舅陰識可。博士張佚

桓榮稽古之力

光武不許封禪詔

正邑曰。今陛下生太子。爲陰氏乎。爲天下乎。卽爲陰氏。則陰侯可爲天下。則固宜用天下之賢才。帝稱善曰。欲置傅者。以輔太子也。今博士不難正朕。況太子乎。卽拜侯爲太子太傅。以博士桓榮爲少傅。賜以輜車（載衣物車前後皆蔽）乘馬。榮大會諸生。陳其車馬印綬。曰今日所蒙稽古之力也。可不勉哉。

綱 北匈奴乞和親許之。

綱 甲寅三十年。春二月。帝東巡。

目 羣臣上言卽位三十年。宜封禪泰山。（見八卷五）詔曰。卽位三十年。百姓怨氣

滿腹。吾誰欺。欺天乎。嘗謂泰山不如林放乎。何事汙七十二代之編錄見上同上於是羣臣不敢復言。【綱】閏月。有星孛于紫宮。夏大水。【綱】膠東見上卷三十三侯賈復卒。【目】復從征伐。未嘗喪敗。諸將每論功伐。復未嘗有言帝輒曰。賈君之功。我自知之

【綱】乙卯。三十一年。夏五月。大水。晦日食。蝗。

【綱】丙辰建武中元元年。春正月。以第五倫爲會稽太守。【目】京兆今陝西西安府掾覌官屬。第五倫領長安今西安府長安縣市。司市也。公平廉介。市無姦枉。每讀詔書。歎息曰。此聖

主也。一見決矣。後補淮陽(今河南開封府陳州)王醫工長。主入朝。倫隨官屬得會見。帝問以政事。倫因此酬對。帝大悅。拜會稽(今浙江紹興府)太守。為政清而有惠。百姓愛之。

【綱】二月。帝東巡。封泰山。禪梁陰。

【書法】先是羣臣請封禪不許。至是感河圖文。遂行之。帝於是亦不得為有定見矣。書譏之。

【發明】唐貞觀開羣臣有請封禪。太宗不許。綱目備書于冊。今此建武三十年羣臣亦請封禪。光武不許。綱目何為削而不書。蓋太宗之所謂不許。其後終於不行。光武之所謂不許。曾未幾而行之。此書法之所以異也。然則封禪是耶否耶。先儒辯論既已詳矣。秦皇漢武之侈心。何足多述。然太宗之不封禪。亦非確然不惑者。惟綱目樂予人為善。故幸其不許。大書以美之。若世祖既蹈其失。綱目雖欲予之。不可得也。故凡書不許封禪者。皆幸之予之也。其書封禪者。皆譏之貶之也。

【音註】太宗見四十三卷十九【目】上讀河圖會昌符符者讖記之書會昌其符之名曰赤劉之九赤火色漢姓劉以火德王光武高帝九世孫故云會命岱宗泰山也為衆山之宗五岳之長上感此文乃詔梁松等按索河洛讖文河圖洛書讖記之文言九世當封禪者凡三十六事於是張純等復奏請封禪上乃許焉丁卯車駕東巡二月幸魯進幸泰山辛卯祭天於泰山下南方泰山之陽也事畢天子御輦登山尚書令奉玉牒見十四卷二二簡天子以寸二分璽親封之事畢上乃到山下甲午禪祭地於梁陰山北曰陰謂梁父山之北也

【綱】夏四月帝還宮

【綱】六月京師醴泉

宣布圖讖

桓譚諫用讖文

泉之味甘如醴。出赤草。朱草也德及草木則生朱草。生。郡國言甘露降。【綱】秋。蝗。【書法】書蝗何爲災也上書醴泉赤草下書秋蝗則醴泉赤草之不爲瑞明矣是故武帝書產芝九莖而繼書旱世祖書醴泉赤草而繼書蝗綱目之意微哉。【音註】武帝見十四卷二十五。【綱】冬。十一月。晦。日食。【綱】起明堂靈臺辟雍宣布圖讖於天下。【書法】書起何兼靈臺言之也建辟雍盛典也而繼有宣布圖讖之書則帝之所學駁矣特書譏之。【目】初上以赤伏符即帝位。見十九卷二十七。由是信用讖文。多以決定嫌疑。桓譚上疏諫曰。凡人忽於見現事見在之事。而貴於異聞。觀先王之所紀述。咸以仁義正道爲本。非有奇怪虛誕之事。蓋天道性命。聖人所難言也。

臣不讀讖

自子貢以下不得而聞況後世淺儒能通之乎今諸巧慧小才伎數之人增益圖書矯稱讖記以欺惑貪邪詿誤人主焉可不抑遠之哉臣譚伏聞陛下窮折方士黃白之術（見六卷三十六）甚爲明矣而乃欲聽納讖記又何誤也其事雖有時合譬猶卜數隻偶（猶易所謂奇偶也）之類陛下宜垂明聽發聖意屏（丙）羣小之曲說述五經之正義疏奏帝不悅會議靈臺所處（猶言所處方所）帝謂譚曰吾欲以讖決之譚默然良久曰臣不讀讖帝問其故譚復極言讖之非經帝大怒曰桓譚非聖無法

樂此不為疲

將下斬之譚叩頭流血良久乃得解出為六安（今江南廬州府六安州）郡丞道病卒

綱 丁巳三年春二月帝崩

目 帝崩於南宮前殿年六十三帝每旦視朝日昃乃罷數引公卿郎將講論經理夜分乃寐皇太子見帝勤勞不怠乘閒諫曰陛下有禹湯之明而失黃老養性之福願頤養精神優游自寧帝曰我自樂此不為疲也雖以征伐濟大業及天下既定乃退功臣而進文吏明慎政體總攬權綱量時度力舉無過事故能恢復前烈身致太平

賀善贊曰。世祖即位之先。綱目有特書三。起兵則書漢宗室與復帝室。至河北則特書除莽苛政。故其即位也。特書即皇帝位。即位之後。書三大政。要皆有關於風俗運祚者。元年首以卓茂爲太傅。封褒德侯。而當時多循吏。天下略定。即起太學。視臨觀之。而東都盛儒學。徵三處士。而末造多節義之士。其所以祀漢配天。以垂二百年之基者。實在於此。然其失亦有二焉。以私愛廢皇后太子。信圖讖。竟事封禪。備此二者。不能不爲盛德之累。至其加恩廢后母子親黨。則又後世人主所難能也。

綱 太子莊即位。尊皇后曰皇太后。三月。葬原陵。見上

十四 綱 夏四月。以鄧禹爲太傅。東平王蒼爲驃票騎將軍。

目 詔曰。高密見上卷三十三侯禹。元功之首。東平今山東兗州府

東平州王蒼陰后所生明帝之弟寬博有謀。其以爲太傅。蒼爲驃騎將軍。蒼嘗薦西曹掾硯吳良。帝曰。薦賢助國。宰相之職也。蕭何舉韓信。設壇而拜。不復考試。今以良爲議郎。

顯宗孝明皇帝名莊光武太子在位十八年壽四十八歲而崩諡法照臨四方曰明。○帝善刑理法令分明幽枉必達而斷獄得情故建武永平之政為東都稱首然鍾離意宋均之徒常以察慧為言夫豈弘人之度未優乎

【綱】戊午。顯宗孝明皇帝永平元年。春。正月。朝原陵【目】帝率公卿以下。朝于原陵。如元會儀。太官上食。太常

奏樂。是後遂以爲常

致堂胡氏曰。送死之禮。中遠而無退。至於墓。則終事盡矣。人子孝思不忘。則專精乎廟享而已矣。蓋墓藏體魄而致生之。是不智也。廟以宅神而致死之。是不仁也。此聖人制禮。明乎幽明之故。仁智合而義禮盡也。旣已送形而往。安乎地下。迎精而反。主於廟。事而又致隆於陵園。復奉廟中之生而祭於陵所。皆違禮也。

綱 夏五月。太傅高密侯鄧禹卒。綱 東海王彊卒。書法 廢太子未有書卒者。書此。何善彊之能處變也。綱 好畤止。漢縣。故城在陝西西安府乾州。侯耿弇卒。

綱 己未二年。春正月。宗祀光武皇帝於明堂。始服冠

臨雍大射

臨雍養老

三老五更

冕玉佩登靈臺望雲物【綱】三月臨辟雍行大射禮見十八卷七【綱】冬十月行養老禮【書法】書美之也自光武末年書起明堂靈臺辟雍然徒聞宜布圖讖而已至是始盛三雍之儀復先代之典帝於此可謂賢矣文治可謂盛矣是以詳書之【發明】光武中興投戈講藝息馬論道其畱意文治久矣末年肇建三雍未及臨饗明帝繼之舉宗祀望雲物行大射養老之禮東都文物於是彬彬可觀書之於冊足為美稱【目】上幸辟雍初行養老禮以李躬為三老桓榮為五更耕。禮文王世子始之養也設三老五更羣老之席位註天子始立學而養老乃設老者之席位三老五更各一人羣老無定數三老老人知天地人之事者五更老人知五行更代者顏師古曰選三公老者為三老卿大夫中老者為五更禮畢引桓榮及弟子升堂上自為下二字俱去聲說。自先為諸

儒下一問難之說諸儒執經問難去聲於前。桓榮之前也。冠帶搢紳搢插紳帶也謂插笏於大帶革帶之閒之人圜還繞也圜橋門而觀聽者蓋億萬計辟雍四門外水旋繞以節觀者門外皆有橋觀者在水外故日圜橋門於是下詔賜榮爵關內侯。上自爲太子受尚書於桓榮及卽位猶尊榮以師禮榮卒帝以榮子郁爲侍中。

【綱】庚申。三年春二月立貴人馬氏爲皇后子炟丹入聲爲皇太子。【目】后援之女也光武時選入太子宮能奉承陰后傍接同列禮則脩備上下安之遂見寵異及帝卽位爲貴人時后前母姊女賈氏亦以選入生皇

子烜帝以后無子命養之謂曰人未必當自生子但患愛養不至耳后於是盡心撫育勞悴過於所生太子亦孝性純篤母子慈愛始終無纖介之閒后常以皇嗣未廣薦達左右若恐不及有司奏立長秋宮皇后宮也帝未有所言皇太后曰馬貴人德冠貫後宮即其人也后既正位宮闈愈自謙肅好讀書常衣大練熟絲繒也裙不加緣硯飾也朔望諸姬主公主朝請望見后袍衣疏麤以爲綺起細綾縠斛縐紗就視乃笑后曰此繒情特宜染色故用之耳

圖畫功臣於雲臺　馬援不與雲臺

【綱】圖畫中興功臣於雲臺。【目】帝思中興功臣，乃圖二十八將於南宮在洛陽縣東北雲臺，以鄧禹爲首，次馬成、吳漢、王梁、賈復、陳俊、耿弇甘、杜茂、寇恂、傅俊、岑彭、堅鐔潭、馮異、王霸、朱祐、任光、祭債遵、李忠、景丹、萬脩、蓋恰延、邳批彤容、姚期、劉植、耿純、臧宮、馬武、劉隆，又益以王常、李通、竇融、卓茂，合三十二人。馬援以椒房見十二卷之親，獨不與焉。

致堂胡氏曰：東漢二十八人，同時奮庸，猶車轂居中，三十輻各以其力旋也。馬援雖劣於高密侯，方諸寇、祭、馮、耿，豈遽出其下，乃以后戚不與功臣之列，本欲示公於天下，不知乃所以爲私。

義不當隱者。聖人猶自序其績。豈可坐椒房、戚屬。而掩烈丈夫之大節哉。

鍾離意諫起北宮

綱　夏六月。有星孛于天船（星舟北）　綱　大起北宮。既而罷之。

書法　書築宮有之矣。至武帝明光始書起。未書大起也。書大起非譏歟。帝方大起北宮。未幾以鍾離一疏而立罷。可謂改過不吝矣。上書大起。下書既而罷之。所以見其從諫之勇也。

音註　明光見十四卷二十六。

目　時天旱。尚書僕射（夜）鍾離（復姓）意詣闕免冠。上疏曰。昔成湯遭旱。以六事自責（見二卷八）。切見北宮大作。民失農時。自古非苦宮室小狹。但患民不安寧。宜且罷止。以應天心。帝策詔報曰。湯引六事。咎在一人。其冠履勿謝。又敕大匠。止作諸宮。遂應時澍（注）雨。帝性

伺察姦以耳目隱發為明公卿大臣數被詆毀近臣尚書以下至見提（底擲也）曳（葉拖也）嘗以事怒郎藥崧以杖撞之崧走入牀下帝怒甚疾言曰郎出崧乃曰天子穆穆諸侯皇皇（二句曲禮下篇之辭穆穆幽深和敬之貌皇皇壯盛顯明之貌）未聞人君自起撞郎帝乃赦之是時朝廷莫不悚慄爭為嚴切以避誅責唯鍾離意獨敢諫爭數封還詔書臣下過失輒救解之○鍾離意薦全椒（今江南滁州全椒縣）長劉平詔徵拜議郎平在全椒政有恩惠民或增貲就賦或減年從役太守行部（巡行所部郡縣）獄無繫囚人自以

撞郎

劉平惠政

郭賀行部去襜帷

得所不知所問。但班詔書而去。綱秋八月。晦日食。綱冬。十月。帝奉皇太后如章陵。目車駕從皇太后幸章陵。見上卷十七。荆州今湖廣荆州府。刺史郭賀官有殊政。上賜以三公之服。黼黻見五卷十三。冕旒。古者諸侯大夫皆有冕。但以旒之多寡別耳。禮器。天子十二旒。諸侯九。上大夫七。下大夫五。敕行部去襜詀平聲帷。蔽車前曰襜。在旁曰帷。使百姓見其容服。以章有德。

綱辛酉四年。冬。十月。陵鄉侯梁松下獄死。目松坐怨望。縣懸挂也。飛書猶言匿名書不知所從出。若飛來也。誹謗。下獄死。初。上爲太子。大中大夫鄭興子衆。以通經知名。太子及山

鄭衆不染於辭

宋均治九江

陽王荆。因梁松以縑帛請之。衆曰。太子儲君。無外交之義。漢有舊防。藩王不宜私通賓客。松曰。長者意不可逆。衆曰。犯禁觸罪。不如守正而死。遂不往。及松敗。賓客多坐之。唯衆不染於辭。

【綱】甲子。七年。春。正月。皇太后陰氏崩。二月。葬光烈皇后。

【綱】以宋均爲尚書令。【目】初均爲九江（今江西九江府）守。五日一聽事。悉省掾（砚）史。閉督郵（見十六卷十五）府。內屬縣無事。百姓安業。九江舊多虎暴。常募設檻（咸上聲）穽。（淨。檻。設機捕獸。穽。穿地陷獸）而猶多傷害。均下記屬縣曰。夫江淮之有

文吏廉吏

猛獸猶北土之有雞豚也今爲民害咎在殘吏而勞勤張捕非憂恤之本也其務退姦貪思進忠善可一去檻穽除削課制其後無復虎患帝聞均名故任以樞機均謂人曰國家喜文法廉吏以爲足止奸也然文吏習爲欺謾而廉吏清在一己無益百姓流亡盜賊爲害也均欲叩首爭之時未可改也久將自苦之乃可言耳

【綱】乙丑八年冬十月詔聽有罪亡命者贖【目】募死罪繫囚詣度遼營是年置度遼營以吳棠爲度遼將軍屯五原以防南北匈奴有罪

明帝求天竺佛法

亡命者令贖各有差。雖楚王英（光武第六子明帝之弟）奉黃縑白紈詣國相曰託在藩輔過惡累積歡喜大恩奉送縑帛以贖愆罪國相以聞詔報曰楚王誦黃老（黃帝老子）之微言尚浮圖（釋氏寺塔俱曰浮圖亦作浮屠）之仁祠潔齋三月與神爲誓何嫌何疑當有悔吝其還贖以助伊蒲塞（即優婆塞乃梵語也秦言善宿男唐曰近事男一名清信士）桑門（即沙門也）之盛饌初帝聞西域有神其名曰佛因遣使之天竺（祝西域國名一名天篤）求其道得其書及沙門以來其書大抵以（所謂浮屠明是也）虛無爲宗貴慈悲不殺以爲人死精神不滅隨復受

形生時所行善惡皆有報應故所貴脩鍊精神以至爲佛善爲宏闊勝大之言以勸誘愚俗精於其道者號曰沙門於是中國始傳其術圖其形像而王公貴人獨楚王英最先好之

楚王英最先好佛

瓊山丘氏曰此佛教入中國之始夫浮屠氏之所言所爲眞所謂大亂之道在三代聖王所必誅而無赦者也明帝爲人之子乃崇無父之教居君之位乃容不拜之臣爲中國之主乃黨外夷之人開兹大釁以爲中國千萬年無窮之禍害春秋之法推見至隱必誅黨惡之人必原開黨之始嗚呼明帝之罪上通乎天矣豈非名教中萬世之罪人哉

綱　是月晦日食既詔羣司極言復以示百官　書法　特筆也詔

大有年

春秋記異不記祥綱目災祥並記

求極言難矣。而又以示百官，所以開不諱之門也。帝於是可謂賢哉。綱目特書，復以深美之。是故食既大變也。綱目書食既十有二，無不有大應者。帝則國家無事，明年而以大有年書。帝誠有以回天矣。

【綱】丙寅九年，大有年。

【發明】春秋之法，美惡不嫌同詞。綱目取法春秋，亦有詞同而旨異者，亦有自立義例，不以春秋之法為拘者，要在學者審觀之爾。春秋十二公，獨桓公三年書有年，宣公十六年書大有年。春秋記異不記祥，獨於二公書有年，何哉？程頤子發明奧旨，指二公有年之書，謂之紀異。蓋謂二公以不道得國，宜得凶災，今乃反常，故春秋以為異而特存之。況二公享國俱十八年，獨一年書有，則他年之歉可知。胡氏安國傳春秋，亦本此義。然則春秋之書有年，乃紀異也。綱目書此，豈紀異乎？蓋春秋記異不記祥，是春秋之特筆也。綱目災祥並記，是綱目兼史法而紀實也。顯宗是時君德清明，政事脩舉，天人交感，故獲有年之應。綱目書之，正所以著當時治效之美，其與先儒發明麟筆之意，固自有

何奴遣子入學　四姓小侯　丁鴻讓國

並行而不相悖者。【音註】二公不道得國。一見三卷二八。一見四卷十六。

【綱】匈奴遣子入學。【書注】特書也。文治於是極盛矣。【目】帝崇尚儒學，自皇太子諸王侯及大臣子弟功臣子孫莫不受經。又爲外戚樊氏光武母家。郭氏陰氏俱光武后家。馬氏帝后家。諸子立學於南宮在洛陽縣東北。號四姓小侯以四姓非列侯，故曰小侯。置五經師，搜選高能以授其業。自期門羽林之士俱軍士。悉令通孝經章句。何奴亦遣子入學。

【綱】丁卯，十年，冬十二月，以丁鴻爲侍中。【目】初陵陽今在南池州府石埭縣。埭，音代。侯丁綝琛卒，子鴻當襲封，上書稱病讓

國於弟盛不報既葬乃挂衰絰於冢廬而逃去友人九江鮑駿遇鴻於東海（今江南淮安府海州）讓責之曰昔伯夷吳札（二人俱讓國而逃）亂世權行故得申其志耳今子以兄弟私恩而絕不滅之基可乎鴻感悟垂涕乃還就國鮑駿因上書薦鴻經學至行上徵鴻爲侍中

綱 戊辰十一年春正月東平王蒼來朝

目 蒼與諸王俱來朝月餘還國帝臨送歸宮悽然懷思乃遣使手詔賜東平（見上）國中傅曰辭別之後獨坐不樂因就車歸伏軾而吟瞻望永懷實勞我心（詩邶風瞻望弗及實勞我心）

誦及采菽。（詩小雅篇名。蓋言諸侯來朝天子好之無已。雖錫予之厚。而意猶以爲薄也。）以增歎息。日者（往日也。）問東平王處家何等最樂。王言爲善最樂。其言甚大。副是要（腹）腹矣。今送列侯印十九枚。諸王子年五歲已上。能趨拜者。皆令帶之。

【綱】庚午。十三年。冬。十一月。楚王英有罪。廢徙丹陽。【目】楚王英與方士作金龜玉鶴。刻文字爲符瑞。男子燕廣告英與漁陽（今北直順天府薊州）王平顏忠等。造作圖書。有逆謀。事下案驗。有司奏英大逆不道。請誅之。帝以親親不忍。十一月。廢英徙丹陽（今江南寧國府涇縣）

綱 辛未十四年。夏四月。故楚王英自殺。目 楚王英至丹陽自殺。是時窮治楚獄。遂至累年。其辭語相連。自京師親戚諸侯州郡豪傑及考案吏。阿附坐死徙者以千數。而繫獄者尚數千人。英陰疏天下名士。上得其錄。有吳郡(今江南蘇州府)太守尹興名。乃徵興及掾(硯)史五百餘人。詣廷尉就考。諸吏不勝掠治。死者大半。唯門下掾陸續。主簿梁宏。功曹史駟勳。備受五毒。肌肉消爛。終無異辭。續母自吳來雒陽。作食以餽續。續雖見考。辭色未嘗變。而對食悲泣不自勝。治獄者問其故

寒朗上疏訟冤

續曰。母來不得見。故悲耳。問何以知之。續曰。母截肉未嘗不方。斷〔短〕葱以寸為度。故知之。使者以狀聞。上乃赦興等。禁錮終身。顏忠王平辭引隧鄉侯耿建朗陵侯臧信濩澤侯鄧鯉曲成侯劉建。是時上怒甚。吏皆惶恐。諸所連及。率一切陷入。無敢以情恕者。侍御史寒朗心傷其冤。乃上言建等無姦。專為忠平所誣。疑天下無辜類多如此。帝怒。促提下捶〔追上聲〕之。〔捶以杖擊也〕左右方引去。朗曰。臣今所陳。誠死無悔。帝意解。詔遣朗出。後二日。車駕自幸洛陽獄。錄囚徒。理出千

餘人時天旱即下雨馬后亦以楚獄多濫乘閒（閑）爲

帝言之帝惻然感悟夜起彷徨由是多所降宥

致堂胡氏曰事浮屠道莫如楚王英最先而取禍亦最速夫英得異教於沙門必不至如後世之盛也既以自殺而又延及無辜本欲祈福而反得禍又況深窮其說以爲徼妙了心見性而不能逃殄滅彝倫之罪者可勝詰耶

【綱】初作壽陵 書法見上十四

【目】初作壽陵制裁令流水而已無得起墳